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三妙寄情唱和

是日，奇姐遣侍女蘭香至，瓊姐題七言古詩一首，密封付之。詩名《飛雁曲》。 日斜身傍彩雲遊，雲去蕭然誰與伴？

不見月中抱月人，淚珠點滴江流滿。

並頭鴻雁復無情，不任聯飛各分散。

莫往莫來係我思，片片柔腸都想斷。

奇讀其詩，不覺長歎。母問其故，權辭答曰：「大姊病躁渴，欲求我藥方。」母曰：「明早即令蘭香送去，不可失信於人。」

奇乃步韻制詩，翌日送去。詩曰：

彩雲昨夜繞瓊枝，千秋萬秋長作伴。

舉首青天即可邀，何須淚灑江流滿。

江頭打鴨鴛鴦驚，飛北飛南暫分散。

歸來不見月中人，任是無情腸亦斷。

瓊見之，不覺掩淚。錦讀之，亦發長歎曰：「二妹皆奇才，天生雙女士也。」然錦亦通文史，但不會作詩，生稱為「女中曾子固」。至是，瓊強之和。錦笑曰：「吾亦試為之，但作五言而已。」詩曰：

巫山雲氣濃，玉女長為伴。

而今遠飛揚，相望淚流滿。

襄王時來游，風伯忽吹散。

歸雁亦多情，音書猶未斷。

瓊見錦詩，曰：「四姊好手段，向來只過謙，若遇白郎來，同心共唱和矣。」錦曰：「貽笑大方耳。」

適生令小童奉楊梅與趙母，錦問曰：「大叔安在？」答曰：「往鄉才回。」瓊將錦詩密封與生，生意其即瓊所為也。是夕，二姬度生必至。

生乘黑而至，瓊且喜且怒，罵曰：「郎非雲中人也，乃是花前蝶耳！花英未彩，去去來來；花英既彩，一去不來。錦囊聯句，還我燒之！」生曰：「我若負心，難逃雷劍，實因家事，無可奈何。向來新詞，卿所制乎？」瓊曰：「四姊新制。」生曰：「曾子固能作詩乎？」瓊曰：「向來只謙遜耳。」生對錦曰：「承教，承教！」錦曰：「獻笑，獻笑！」生曰：「末二句何也？」瓊曰：「為二姐耳。」因道其由，及出瓊、奇二作。生曰：「三姬即三妙矣。」瓊笑曰：「四人真四美也。」生曰：「吾當奉和新詩，但適遠歸勞頓，求一瞌睡，少息片時。」錦曰：「請臥大妹之房，以便謝罪。」瓊曰：「請即四姊之榻，亦可和詩。」二人相推，久而不決。錦良久曰：「妾已久沐深波，妹猶未嘗真味。決當先讓，再無疑焉。」生乃攜瓊登床。是夕，稍加歡謔，然亦未騁芳情也。罷戰之後，瓊謂之曰：「奇妹與吾共患難，結以同生死。今為愛兄，失此良友，兄妹之情雖得，朋友之義乖矣。」生曰：「吾見三姬，均所注意，由此達彼，良有是心。但苦情為卿，方才入手，又思及彼，非越分妄求乎！況此女未動芳心，又堅寧耐，是以不敢強。卿何以為謀耶？」瓊曰：「此女心情比吾更脫，若馴其德性，猶易為謀。但恐見機不復來此，若更再至，易以圖矣。且學刺而麗線無雙，學詩而妍詞可取，真女中英也。」因誦其《拜秋月詩》曰：

盈盈秋月在中天，今夜人人拜秋月。

高照地天今古明，看破千山萬山骨。

清輝不減度年華，光陰轉眼如超忽。

我心我心月自知，勿使青春負華髮。

生歎曰：「奇才，奇才！恨不肯相倡和耳。」須臾，生起，與錦交歡。錦久待情濃，乃恣系歡娛。錦於得趣之際，未免囁出嬌聲，雖懼為瓊所聞，然亦不能自禁矣。

次日，兵報戒嚴，狂寇肆集，瓊、奇家眷，填滿趙家。生欲入無門，乃給於趙母曰：「母有重壁，與兒為鄰，欲寄小箱，未得其便。乞鑿一小門相通，庶篋笥便於寄頓。」母愛生如子，遂言無不從。生即得計，即制小門，自此可達瓊房，晝夜往來甚便。錦娘亦謂趙母曰：「兒居幽隘，不宜見客。今逃寇人眾，閒往雜來，原西邊諸門，兒自關鎖。不用童僕，自主爨爨，與二妹共甘苦，俟寇定再區處。」母曰：「正是如此。」此二計可比良、平，任蘇、張莫測其秘矣。

奇姐自歸後，想生甚切，吟一絕曰：

巫山舊枕處，那堪臨別時。

雲卿頻入夢，何日敘佳期？

此日復至，瓊喜不勝，問奇曰：「別後思姊否？」奇曰：「深思，深思。」又曰：「思白兄否？」曰：「不思，不思。」瓊曰：「何忍心若是？」奇曰：「他與我無乾。」瓊曰：「吾妹已染半藍。」奇曰：「任他涅而不緇。」大笑而罷。午後，因檢繡冊，得見前詩，指之曰：「不思白兄，乃想佳期耶？」奇笑曰：「久與姊別，思敘佳期耳。」瓊笑曰：「吾妹錯矣。男女相會，是為佳期。本思雲卿，如何推阻？」奇曰：「但思何妨？」瓊曰：「吾為妹成之。」奇曰：「大姊不須多事。」瓊曰：「恐妹又害相思。」奇曰：「我從來不飲冷水。」瓊曰：「汝今番要食楊梅。」復大笑而罷。

是夕，趙母請奇敘別，瓊推病不行。生自重壁而至，唯見瓊姐在房，握手求歡，再三固拒。生曰：「初開重壁，適邇啟行，若欲空歸，恐非吉利。」因和衣一會，瓊赧赧羞容也。因述奇芳情，且誦其佳句，乃獻策曰：「今夜二更時候，兄當過此重門，牢抱鴛鴦，勿使飛去。」因附耳細語。生曰：「吾已論矣。」生暫歸家。奇亦飲罷入房，謂瓊曰：「今夜我別處睡，只恐白郎復來。」瓊曰：「此時人亂如麻，白郎永不能至，若欲有心相見，除非夜半夢中。」奇不知重壁可通，只將錦房門鎖，乃曰：「今夜任白郎至，不能過此門矣。」悉解衣，與瓊共臥，懷抱如交頸鴛鴦。

夜半，奇姐睡熟，生自重壁而入。奇半醒半睡，以為即瓊也。及蝶至花前，乃始驚覺。生曲盡蟠龍之勢，奇嗔作舞鳳之形。生亦無奈。奇曰：「哥且放手，我非固辭，但瓊姐相會勸渠，我豈甘草率？」生曰：「何以為誓？」奇曰：「今宵若肯就，必早赴幽冥；明日若負心，終為泉下鬼。」錦、瓊呼曰：「兄真無力量，今番又復空行。」奇曰：「姊姊逼人。」因以首撞床柱，生急抱持，穩睡至天明，含羞不起，瓊再三開諭，乃斂容下床。時生已去，瓊問：「今宵之約何如？」奇笑面點首。

是日，三姬皆盛妝，生為開佳宴。日前，生僦趙室，俱無一個居住；母親從父宦游，生亦議婚未娶，因此得恣逸游。邀姬重壁過去，設案，當天詛盟。是時誓詞，皆錦代制。錦先制姊妹三人告詞，遂命拜參，當天焚奏。其詞曰：

維辛酉四月十九日，同心人趙錦娘、李瓊姐、陳奇姐，虔明香，上告月府之神曰：竊以女生人世，魂托月華，是太陰之精靈，實微軀之司命也。錦等三人，締為姊妹，如負月前之誓，決受月斧之誅。明月在天，俯垂照鑒。

又制與生同盟告詞，羅列展拜，上告穹蒼。其詞曰：

維重光作噩之歲，正陽旦之時，同心人白景雲、趙錦娘、李瓊姐、陳奇姐，皆結髮交也。荷天意之玉成，諒月老之注定。男若負女，當天而骨露形銷；女若負男，見月而魂亡魄亡。煌煌月府，皎皎照臨。

